



张如安 管凌燕 著

清初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



浙江大
学出版社



JD14.201014

张如安

管凌燕

著

清初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 / 张如安, 管凌燕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8-11408-0

I. ①清… II. ①张… III. ①浙东学派—文学思想—
研究—中国—清前期 IV. ①B249.95 ②I2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0827 号

清初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

张如安 管凌燕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木 夕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66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408-0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黄宗羲和浙东文学派	(1)
第二节 黄宗羲文学思想的形成	(11)
第三节 黄宗羲文学思想的历史渊源	(30)
第二章 黄宗羲的文学思想	(38)
第一节 文道合一论	(39)
第二节 元气论	(47)
第三节 性情论	(61)
第四节 以学力为浅深	(88)
第五节 风雅正变说与诗史观	(102)
第六节 文学真实论与创新论	(117)
第七节 才力工夫论	(131)
第八节 文学批评论	(144)
第三章 甬上弟子的文学思想	(166)
第一节 李邺嗣的文学思想	(166)
第二节 郑梁的文学思想	(182)
第三节 万斯同、万言的文学思想	(192)
第四节 裴璿的文学思想	(204)

第五节 仇兆鳌的文学批评观	(213)
附论 徐文驹文论对黄宗羲的继承与背离	(222)
附 录	(230)
附录一 黄宗羲佚文辑录	(230)
附录二 黄时贞论黄宗羲文辑录	(246)
附录三 清初浙东佚词辑录	(248)
主要参考文献	(260)
索 引	(263)
后 记	(271)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黄宗羲和浙东文学派

黄宗羲(1610—1695),字德冰,又字太冲,号南雷,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今属余姚市梨洲街道)人。黄宗羲的人生历程丰富多彩,他曾自我概括为“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①这个总结简明而准确,颇便于我们深入地探讨有关黄氏的种种学术问题。特别是前两变中的两件大事,一为父亲被阉党杀害,二为明清的鼎革巨变,使黄宗羲经受了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对他的思想触动极大,也直接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黄宗羲以东林党人后裔的身份,参与了明末的党社运动,锻炼了政治胆量。明亡后,他积极投入抗清斗争,身濒十死,失败后潜居化安山,开始初涉儒林,以研读和阐发其师刘宗周学说为学术进路,求得“胸中窒碍解剥”^②。这有助于他在后来构建出庞大的学术体系。康熙年间,黄宗羲主要从事教育和学术活动,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文化遗民”。康熙六年(1667),黄宗羲与同门学友在绍兴复兴“证人讲会”,系

① (清)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首扉页黄宗羲“画像自题”。

② (清)黄宗羲:《恽仲升文集序》,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统地讲述师门之学。次年,黄宗羲复至甬上(今宁波)讲学,后在讲经会的基础上创办了证人书院,主持甬上讲会达八年之久,培养了大批的学生。康熙十五年(1676),黄宗羲又应县令许三礼之邀,到海昌(今海宁)讲学,影响了当地的一批学者。

黄宗羲的学术具有博大浑融的气象。他的一生著作等身,自料不下古名家,《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易学象数论》《弘光实录钞》等巨著,构成了其经史之学的重要骨架。全祖望这样评价黄宗羲的学术:“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者所未有也。”^①

黄宗羲单是在文学上的贡献,就已让不少名家瞠乎其后了。黄宗羲深深明白保存一代诗文的重要意义,因此不惜耗费巨大的精力,从事于一代诗文的选辑工作。康熙十四年(1675),他先编成《明文案》217卷,此后他“究以有明作者如林,歉于未尽”^②,继续广搜博览,拔粹摭优,手抄目勘,以八十四高龄辑成《明文海》482卷。门生万言高度评价说:“合有明数千家之集而成《文海》,平情而谈,舍夫子而外,孰有缘再能聚数千家之集于一家,而又得勤力巨眼如夫子者,而为之遴选乎?则此《文海》,夫子目光心血之所有,有明三百年文士英灵之所寄也。”^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明文海》“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必当以是编为极备矣”。后来黄宗羲又从《明文海》中抽选了一部分授读儿子黄百家,遂成《明文授读》62卷。此外他还编选了卷数不详的《宋元集略》,并参与编纂了《宋诗钞》。黄宗羲还留心地域文学,编选了《姚江逸诗》15卷,及《姚江文略》《东浙文统》等,所纂家族文学文献则有《黄忠端公文集》6卷、《黄氏据残集》7卷,另外他编选而成的作家个人专集有《剡源文钞》4卷、《杲堂文钞》6卷,以及《后苇

^①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1《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页。

^② (清)黄百家:《明文授读序》,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③ (清)黄百家:《明文授读序》,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碧轩诗集》《缩斋文集》等。他自己撰写了 500 余篇文章和千余篇诗歌,生前多次将其诗文结集刻印。尤其是他的古文,赢得了很高的赞誉,如王士禛就说:“明季之文,吾喜嘉定娄坚、临川傅占衡、余姚黄宗羲。”^①

黄宗羲是怀着豪杰的精神在文学领域奋起耕耘的。豪杰精神一直是浙东学者追求的理想人格。^②为黄宗羲所敬仰的明初学者方孝孺,屡屡使用“豪杰”一词,即便是论文,亦多与“豪杰”挂钩。如其《答俞景文》云:“古之传世者,虽不可胜举,而其大较皆豪杰之士,道德充溢于中,事功见于当时,为天下所仰服,故其余言绪论之所及,无意于传而后世自传之。”^③又在《刘樗园先生文集序》中说:“学术视教化为盛衰,文章与学术相表里,豪杰之士固不待教化而后知也。”^④方孝孺心仪的“豪杰”,主要强调其“立德宏而成功大”的一面,而黄宗羲倡导的“豪杰精神”更突出其文化创造精神。他指出凡属民族文化各个领域的伟大创造,都是历代“豪杰精神之所寓”的结果。他呼吁人们“立志为豪杰”,开拓创新豪杰的事业。所以他说:“天生豪杰,为斯世所必不可无之人,本领阔大,不必有所附丽而起。一片田地,赤手可以制造,无论富贵与不富贵,皆非附丽也。”^⑤他宁可做赤手制造的豪杰,不愿做附丽而生的凡民。在豪杰精神的召唤下,黄宗羲擎起大题目,提倡迅雷之文。他的门生有的也接受了豪杰理念。如郑梁说:“梁幼承祖父之训,知天地间当以豪杰自命。每览观古今圣贤遗事,往往慨然兴思,以为大丈夫应如是,视彼世俗猥屑凡近之为,真不啻如蜣螂之转丸,而乌鸢之吓鼠也。”^⑥又说:“纵使古曾有此,天下事岂必古人便可法乎?”^⑦又说:“窃以为古今作家,必自辟门户而后成。……从来豪杰之兴,决不寄人储胥虎落之内。”^⑧金埴也称郑梁谈诗

^① (清)陆廷灿:《南村随笔》卷3《论文》引王士禛之语,《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 详见李志林:《浙东学派的豪杰精神》,《孔子研究》1992年第1期。

^③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1,徐光大校点本,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

^④ (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2,徐光大校点本,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第396页。

^⑤ (清)黄宗羲:《陈夔献五十寿序》,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81页。

^⑥ (清)郑梁:《寒村诗文选·寒村杂录补·时文存雅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⑦ (清)郑梁:《寒村诗文选·见黄稿》卷1《严汉生印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⑧ (清)郑梁:《寒村诗文选·见黄稿》卷2《钱虞山诗选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一空前论，戒拾人牙慧，谓须自我作古”^①。总之，郑梁鄙视世俗凡民，立志做大丈夫，放言在艺术上不必效法古人，欲自辟门户，自成一家，可谓深得其师豪杰精神的精髓。

黄宗羲是公认的清代浙东学派的鼻祖。有学者认为“浙东学派”的名称最早是由黄宗羲提出来的。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馆在主持人徐乾学、徐元文兄弟努力下，拟定了指导《明史》修纂的纲领性文件《修史条例》。其中的“理学四款”中，就有“阳明生于浙东，而浙东学派，最多流弊”^②之说。黄宗羲对此反驳说：“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③黄宗羲鲜明地捍卫了“浙东学派”的名誉。从徐乾学、黄宗羲的行文看，他们所说的“浙东学派”，实指明代浙东地区以王守仁、刘宗周为代表的心学一派。至黄宗羲及其弟子，开创了规模更为阔大的“浙东学派”。这个学派最初是由近代学者梁启超提出来的，他在1902年所撰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中说：“浙东学派……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云、全谢山、章实斋，……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④但是梁启超仅仅把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视作史学流派，这是有失偏颇的。清代的浙东学派其实是一个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在内的综合性的学术流派。该学派在文学上的代表人物，早期有黄宗羲、黄宗会、李邺嗣、郑梁、万言、裘琏、仇兆鳌等，后期则有章学诚、邵晋涵、全祖望诸家。文学之所以能成为清初甬上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与黄宗羲的推动有很大关系。胡文学曾自豪地说：“今海内人文蔚起，所推唯两浙，而浙河以东，则以甬上为举首。”^⑤他举出的洪晖吉、董在中都是黄宗羲的

^① （清）金埴：《不下带编》卷1，王湜华点校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页。

^② （清）徐乾学：《憺园集》卷14《修史条例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③ （清）黄宗羲：《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④ 夏晓虹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⑤ （清）胡文学：《适可轩文集·邱绍衣新稿序》，《四库未收书辑刊》本。

学生。从黄宗羲到甬上证人书院诸子,营造出了区域的文学小传统,故他们的文学思想及其创作皆能自成一系。因此,单从文学领域来说,实际已经构成了“浙东文学派”。我的这个看法并非出于一时的杜撰。清代叶燕《白湖文稿》卷首无锡人秦瀛序早就指出:“浙东自黄梨州先生以湛深渊博之学,发为文章,而李杲堂先生及全谢山诸君子多效之,世或目为甬江派。”^①这里的“甬江派”,其实就是笔者所说的“浙东文学派”。

“浙东文学派”是浙东学派的一个分支,因之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流派,而是融性情、学术、文学为一体,带有强烈的文化色彩。郭英德指出:“在中国文化史上,几乎每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都以其学派思想规范着学派的文学风貌,而每一个学术流派的文学风貌都鲜明地表征着其独特的学派思想。”^②以黄宗羲为首的清初“浙东文学派”,亦应作如是观。“浙东文学派”之成立,是基于他们在地缘、师缘、学缘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文学主张,其创作群体有着大致相同的艺术追求,作品亦呈现出鲜明的浙派特色。

概括起来说,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清初“浙东文学派”,其核心文学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摹拟。流派纷呈是明代传统诗文最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但无论是摹拟秦汉还是效法唐宋,均成黄茅白苇之势。有鉴于此,钱谦益响亮地喊出了“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口号,将批判的矛头重点指向科举时文和明代以七子派和竟陵派为代表的诗歌。黄宗羲对钱氏的批评多有继承,但视野更为广阔,见解更为深刻。黄宗羲对明代文学的批评带有总结经验教训的意味,其批判的重点主要在科举时文、宋明诗文及墨守成说三个方面。他虽然没有说过“别裁伪体”的话,但他实际上一直在做“别裁伪体”的工作。故门生张有斯刻印黄宗羲编选的《明文授读》,范光阳就说此书乃是“别裁伪体,以存其真”^③。后来法式善也认为:“李(昉)姚(铉)吕(祖谦)苏(天爵)黄(宗羲),别裁意各主。”^④在黄宗羲的笔

^① (清)叶燕:《白湖文稿》卷首,清嘉庆廿三年又次居刊本。

^②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修订版)第三章第二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71页。

^③ (清)范光阳:《双云堂文稿》卷3《张有斯五十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④ (清)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卷20《寄南中同学》,《续修四库全书》本。

下,七子派是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几无许可,而对唐宋派尤其是归有光则是有赞有批,于两派的末流则一概斥之。对于转变文坛风气的“四海宗盟”钱谦益,亦是褒贬参半。黄宗羲尤其不能容忍明代文坛入主出奴的作风,猛烈地批评其“同者标为珠玉,异者訾为土炭^①”的门户主义。黄宗羲的批评理念是非常包容的,坚持客观的、历史的批评精神,自觉地做着转变批评风气的工作。他的弟子一本老师的反摹拟宗旨,有大量的文字涉及这一点。如郑梁说:“年来一种空疏不学之子,唐宋以来名能诗人所作,未尝梦见其墉垣堂奥也,偶见林鸿、高棟之选,奉为圣书,句剽自掇,而居然鼓吹词坛。”^②郑梁对这些以摹拟形态出现的“臭腐俗恶”之诗是深恶痛绝的。他又说:“盖诗者人生喜怒哀乐之声耳,宇宙之大,万类之多,莫不各以其声鸣,而各有其可听。震雷疾霆,不以和风甘雨而改其厉;候虫时鸟,不以吟龙啸虎而废其幽。而世之言诗者,乃必欲比而同之,明抄魏晋之字句,苦循初盛之声音,于其心之喜怒哀乐无与,而俨然自命曰能诗,是犹邑犬之群吠。”^③郑梁在此对摹拟雷同的文风予以尖刻的讽刺。再如范光阳有《与友人论诗》诗云:“自古论诗无别传,须知意象在言先。眼中不拾千家锦,笔底从教万斛泉。王李真成优孟假,钟谭亦是野狐禅。肥纤浓淡俱边见,会得琴声不属弦。”^④范光阳在诗中要求性情从笔底流出,反对捡拾前人作品中的华丽辞藻拼凑成“千家锦”的做法。不过,在清初浙东学派中,范氏用“意象”说来批判王、李等人的赝品,是比较罕见的。

第二,主经世。明代无疑是儒家政教中心主义诗歌传统的衰落时期。占据明代中后期文坛主导地位的前后七子,积极倡导复古,要恢复的是以汉魏盛唐为典范的古典审美主义,明显偏离了儒家政教中心主义的诗歌传统;公安派反对复古,提出性灵说,要恢复的是不受道德污染和束缚的本真的自我状态,文学所表现的性灵不仅充满了情欲等感性内容,而且也浸淫了释教的解脱之学,这更是与儒家政教中心主义诗歌价

^① (清)黄宗羲:《董巽子墓志铭》,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88 页。

^② (清)郑梁:《寒村诗文选·见黄稿》卷 1《滇游草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③ (清)郑梁:《寒村诗文选·樊榭诗选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④ (清)范光阳:《双云堂诗稿》卷 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价值观相对立。伴随着儒家政教中心主义传统地位的失落,明代社会政教衰颓,利欲冲荡,秩序失范,士风放诞淫靡。明末清初,天崩地解,重新唤起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儒家政教主义的文学理念开始复活。黄宗羲主张诗文必须有益于天下,担负起社会责任,表现正面的价值。在天崩地解的时代,政治就是最大的现实,文学不能回避与政治、社会现实的关系。他要求文学表现亡国之痛。浙东学派的其他成员也都发表了相关的言论,如邵廷采认为文学应有用于世,指出:“行文贵有原本,内无所窥于心性,外之不关家国、天下之务,徒敝精神,穷日夜以求其似,虽成亦何所用?”^①陈锡嘏说:“文章虽小道,苟无关于世教,而夸言曼词习为谀佞,则一巫祝能办之。”^②郑梁说:“文以载道,务使有裨于实用,苟能与六经之旨相发明,原不以时代限也。”^③万斯同说:“吾窃怪今之学者,其下者既溺志于诗文,而不知经济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则以古文为极轨,而未尝以天下为念;其为圣贤之学者,又往往疏于经世,见以为粗迹而下欲为。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呜呼! 岂知救时济世,因孔孟之家法,而已饥已渴,若纳沟中,固圣贤学问之本领也哉!”^④万氏要求学术以救时济世,批判学者“溺志于诗文”,“疏于经世”,但“圣贤学问之本领”离不开著述,发挥载道、实用功用的诗文,他其实并不反对。

第三,重性情。明代自高棅以来,主张声调,人之性情遂被汨没,甚至消亡,明代文学因此患上了“无情之词,外强中干”^⑤的绝症。钱谦益起而批判之,强调文学创作之本于性情而非格调,七子派追求形式层面的词章声病乃是舍本逐末之举。钱谦益以性情优先取代了七子派的格调优先,“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带来了整个诗学价值系统的重大变化”^⑥。继

^① (清)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刘士林序,祝鸿杰校点本,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53 页。

^② (清)陈锡嘏:《兼山堂集》卷 4《邬献惟先生七旬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③ (清)郑梁:《寒村诗文选·安庸集》卷 1《重修南丰先生文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④ (清)万斯同:《石园文集》卷 7《与从子贞一书》,《四明丛书》本。

^⑤ (清)黄宗羲:《李杲堂先生墓志铭》,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12 页。

^⑥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5 页。

钱谦益之后，黄宗羲大力倡导文学表现性情，以此作为反对复古摹拟的思想武器。性情论可以说是黄宗羲文学理论的核心所在，有着丰富的内涵。他说：“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负。”^①又说：“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②他指出性情是驱动诗文创作的根本动力，性情的内涵具有无限的丰富多样性，从而跳出明代复古派狭隘肤浅的情感，通向宽广无垠的领域。他重视情感抒发的自发性，强调感情的自然流出；重视情感的真挚性，礼赞情至之情；重视情感的普遍性，提倡万古之性情；重视情感的独特性，张扬一己之情。

第四，崇学力。在清初学者看来，明代的经学和道学都背离了正统，异化为伪学和俗学，并严重危害着明朝的统治基础。钱谦益批判说：“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师。驯至于今，辁材小儒，敢于嗤点六经，告毁三传，非圣无法，先王所必诛不以听者，而流俗以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③钱谦益指责晚明学术“世益下，学益驳；谀闻曲见，横骛侧出；聋瞽狂易，人自为师。世所号为魁士硕儒，敢于嗤点謨诰，镌夷经传，大书浓抹，以典训为剧戏，驯至于黄头邪师、弥戾魔属充塞抗行，交相枭乱，而斯世遂有陆沉板荡之祸。呜呼！学术之失也，以其离圣而异躯，捐古而近习。方其滥觞也，朱黄丹铅，钻纸弄笔，相与簸弄聪明，贸易耳目。而其极也，经学蠹，人心圮，三才五常，各失其所，率兽食人，于是焉始。古者谓之非圣无法，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者，诛不以听，岂过也哉”^④。正因为学术之败坏能引发政治和社会的巨大灾难，钱谦益在《答山阴徐伯调书》中，承归有光之说，提出了“通经汲古”的救正措施，遂开清代经学之端。但黄宗羲认为钱谦益恢复传统经学的努力是不彻底的，其文“用六经之语，

^① (清)黄宗羲：《郑禹梅刻稿序》，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② (清)黄宗羲：《明文案序上》，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③ (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28《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51页。

^④ (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18《李贯之先生存余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84页。

而不能穷经”^①，为其文病之一。针对明代文人空疏不学、明代诗文日流肤浅的弊端，黄宗羲提出选明文要“以学力为浅深”的观点。崇学力的实质就是要以经为渊源，以史为波澜。他向甬上后学指出：“学问必以六经为根柢，游腹空谈，终无捞摸。”^②他以自己的创作，树立起了学者之文的典范。他说：“余尝谓文非学者所务，学者固未有不能文者。”^③儿子黄百家亦附和说：“即如震川之文，所以称为有明第一，亦因其得庄渠之学，而其文始至。”^④高座弟子郑梁说：“杜少陵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古未有不读书而能诗者也。盖诗之可传者，必自成一家者，断非尽究百家之神理不能。……历下之浮，竟陵之鬼，公安之俚，识者犹谓其不善读书，不自成家，又况琐琐此辈，何足言诗？”^⑤该派作家都强调学养对文学创作的意义。

第五，扬诗史。浙东学派对于诗史的偏爱，乃是时代使然。范光阳《潘石枰瓢余诗稿序》曾这样描述崇祯年间的甬上诗坛：“异时中原皆苦兵革，而吾鄞在海隅，偷安无事，士大夫狃于承平之故习，诗筒酒社无虚日，里中好诗者有三人焉：沈山人明远、族伯父木公中翰、其一则石枰君也。与余居相去皆数十武，山人玉蟾巾山、罽衣行步，皆中规矩。中翰锦衣纱帽，所居华堂复室，客至杯盘杂沓，丝竹肉之音，相间而发。君在众中年最少，须眉如画，风度洒然。余时为童子，常一见之，然不知其所为诗何如也。”^⑥范光阳所述乃为崇祯十年（1637）前后甬上诗坛的景象。其时北方已经陷入战乱之中，而甬上之地却“偷安无事”，士大夫醉生梦死，虽然“诗筒酒社无虚日”，但我们可以想象在此种环境下孕育的诗歌，大抵嘲风弄月，玩弄辞藻，“以欢愉之音写承平之乐”，却并无多少可以感人的东西。清朝铁蹄的长驱直入，无情地踏破了浙东士人的承平美梦，

^① （清）黄宗羲：《思旧录·钱谦益》，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77页。

^② （清）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中“康熙八年”谱，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③ （清）黄宗羲：《李杲堂文钞序》，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④ （清）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上徐果亭先生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清）郑梁：《寒村诗文选·见黄稿》卷1《滇游草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⑥ （清）范光阳：《双云堂文稿》卷3《潘石枰瓢余诗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不少血性志士奋起抗争,浙东顿成血瀑飞魂之地,病弱腐朽的诗歌终于浴火重生。浙东的遗民志士们以悲壮激越而又哀怨凄楚的调子,谱写了一曲曲充满民族悲愤和个体忧怨的爱国诗篇,涌现了大批具有诗史意义的作品。黄宗羲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浙东遗民诗人的最优秀代表。黄宗羲深切体验到亡国之惨,创作了大量“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的诗歌,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有意识地张扬“诗史”,重新诠释了“变风变雅”的意义。黄宗羲花了很大的气力别裁伪体,但其所亲的风雅最终却是变风变雅,这在清初文论家中显得颇为特别。黄宗羲提倡诗史,对浙东学派其他学者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李邺嗣、万斯同以及后来的全祖望等,莫不张扬诗史。如万斯同在传承黄宗羲史学衣钵时,将“以碑传为史传”及“以诗文补诗之阙”的特色也一并继承了,写下了《明乐府》。全祖望虽生活于清王朝日臻鼎盛时期,但其诗歌中亦处处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故国之思。在全氏表彰明季忠义之士的诗歌中,其立足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采用回忆的笔调,将史笔与诗情结合,凸现了“诗史”这一特色,别有一种沧桑感。

浙东文学派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批判性、致用性、创新性比较突出。清代浙东学派固然没有类似李渔《闲情偶寄》、王夫之《薑斋诗话》、叶燮《原诗》这样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专著,但不能因此断言其文学思想不成体系。中国古代文论家很少有鸿篇巨制,最常见的是以单篇专论以及诗话、序跋、书信、笔记等形式出现的零金碎玉,大多囿于文艺学的视野,鲜少有哲思的运绎。我们虽然“不能说中国古人的文艺思想和其哲学主张毫无关联,但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关联,他们并没有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①。黄宗羲的文学思想虽然亦散见于序跋、评语、墓志铭等各类文章中,但仔细梳理,却是与他的哲学思想相贯通的,视野阔大,逻辑性强,因此实际上构成了自成一家的“潜体系”,这就使得黄氏的文学思想超越了一般的文论家。在黄宗羲的影响下,浙东学派成员对文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文学的本源、创作动力、演进规律、社会功能、审美特性、文道关系、作品赏评等,均作了深入思考和精辟论析,并构成了该学

^①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要略》下编第六章第二节,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4 页。

派独特的文学思想体系。这一派的文学思想,除了黄宗羲多有学者论及外,其他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第二节 黄宗羲文学思想的形成

黄宗羲一生的主要成就在经史方面,而在文学方面,诚如全祖望所说:“梨洲一生精力,原不在区区文词间。”^①但黄宗羲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文学,很多时候甚至表现出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就曾说:“太冲好论诗学。”^②黄宗羲有《致金张札》书云:“弟近日之文又一转手,庶几得古人之堂奥矣,老兄以为何如也?安得与老兄细论乎?”^③可见他对自己的古文创作所达致的境界是很在乎的。黄宗羲一方面不断地展示自己的创作实绩,另一方面在对文学的强烈关怀中引发了对文学问题的积极思考,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学思想。那么,黄宗羲的文学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有必要分阶段进行细致的梳理。综观《黄宗羲全集》,并结合其他文献材料,黄宗羲的文学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明末时期:文学思想形成的初始阶段

黄宗羲父亲黄尊素(1584—1626),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初授宁国推官。天启三年(1623),黄尊素至京任监察御史,年仅14岁的黄宗羲随父来到京师,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八股文。但黄宗羲不愿琐守章句,而喜欢泛览群籍,在完课之余,偷偷地购来“《三国衍义》《列国传》《东汉》《残唐》诸小说,藏之帐底,夜则发而观之”,父亲知道了此事,并没有

^①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4《奉九沙先生论刻〈南雷全集〉书》,《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3页。

^② (清)吕留良:《吕晚村诗集·伥伥集·赠余姚黄太冲》批语,徐正等点校:《吕留良诗文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页。

^③ (清)金张:《芥老编年诗钞》康熙元年壬申(1662)作《酬黄梨洲先生寄赠诗序指其札中语记二首》题注。

禁止，而是开明地认为小说之类的书籍“亦足开其智慧”。^①这类小说不但培养了少年黄宗羲的文学兴趣，也对黄宗羲未来的传记文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也就在这个时候，黄宗羲在习作八股文之余，开始了最早的文学实践。他曾回忆说：

余束发出游，遍交当世之士。是时承平日久，贤豪什什，满盈江湖，莫不危举艺文，共矜华藻。场屋时文之外，别有诗古文，修饰卷轴，以充羔雁，往返皆不寂寞。^②

古人“束发”一般在15岁左右，故“束发”用以指代成童。再结合“是时承平日久”数字，则其所叙事实显然在“家难”之前，自非天启三年前后莫属。其时江湖以“危举艺文，共矜华藻”为尚，黄宗羲亦染其习，与四方贤豪诗酒流连，切磋诗古文。

父亲黄尊素是一个东林党人士，父亲的行事无疑给了黄宗羲很大的影响，这在其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出来了。罗万藻《黄太冲野园诗序》云：“然予读太冲诗，感愤寓物之言十之一，咏事十之三，赠答十之五，闺语十之一，未尝自谱其年月，以其词绎其志，盖发愤于太仆之所为作多矣。”^③太仆指黄尊素，崇祯初诰赠太仆寺卿，野园为黄尊素天启五年（1625）削籍归田后所建。黄尊素有《野园诗》云：“得失浑闲事，年来总不嗔。庭中归逸客，竹外见行人。时有禽三两，可无腰屈伸。此地饶幽思，欲构一椽新。”^④《野园诗》为黄宗羲的第一部诗集，取名当深寓纪念父亲之意，成书于崇祯五年（1632）之前。罗万藻序云：“太冲英才磊落，挟以少年之气。今其诗曲折陟拔，而忳悒多思，与老成积于世故者相类。”^⑤这说明其时黄宗羲已经初步形成了“曲折陟拔”的诗风，这种诗风与宋调比较接近。

^① （清）黄百家：《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黄宗羲：《南雷文钞·家母求文节略》所载情节略同。

^② （清）黄宗羲：《寿李杲堂五十序》，沈善洪、吴光主编：《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75页。

^③ （清）黄宗羲：《明文海》卷27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明）黄尊素：《黄忠端公诗略》卷5《归田诗》，《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⑤ （清）黄宗羲：《明文海》卷276 罗万藻《黄太冲野园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按，《粤雅堂丛书》本《南雷集》刻本收录旧诗序，“陟拔”作“峭拔”。